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250 期 | 2019 年 3 月 9 日 星期六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

■ 田永昌在酒壶酒具的收藏室

赏壶 醉里挑灯

踏进田永昌的收藏室，可谓“壶天酒地”，环墙的橱架上，满满当当地安置着古今中外的酒壶、酒具、原装酒，堪称酒壶和酒类的博物馆缩影。

田永昌说，自己藏壶藏酒，只为增加知识，修身养性。他取出一件在山西乔家大院收来的“足银狮趣提梁壶”介绍说，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物件，造型、雕饰都很精致，壶盖上还有“双蝶戏狮”，“这只憨态可掬、神采飞扬的小狮子，绝非一般工匠所雕”。

说来有趣，田永昌收藏酒壶酒具半个世纪，但他收藏的发端只是那只被他用来浸泡杨梅酒的汉代酒坛子。那时他在海军服役，驻军宁波东钱湖畔，他爱吃杨梅泡酒，总是买一位农妇种的杨梅，那名农妇感谢他，特地送他这个能浸泡十斤杨梅酒的大坛子。他转业到上海时，因为酒未喝完，不舍得将酒坛丢弃，把它一起带到了上海，当时也未觉得它与其他坛子有区别。好多年后，一位沪上著名的收藏家来访，一眼瞅见放在眚兒里的酒坛，搬到跟前仔细端详后，啧啧称奇：“这可是东汉时期的青釉酒坛子，是好东西，你可要好好养啊。”田永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竟是个宝贝疙瘩。

如今，田永昌收藏的酒壶酒具有四百多件，原包装的酒也有三百多瓶。上海收藏协会酒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时，他被聘为专委会委员，参与推广和发展上海酒文化。经常有来自瑞典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新加坡、保加利亚、澳大利亚等国的友人慕名到他的“壶天酒地”参观做客，见到他与众不同的藏品，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和赞美，深感中华酒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他调侃自己道，日常生活是普通的，酒壶收藏是小众的，配文著成《醉里挑灯赏壶》一书的快乐意境，则是奉献给大众的。

随着田永昌酒壶收藏的名声在外，他遇到了不少愿出高价向他求购酒壶的人，但他说，每件藏品都是自己领进家门的“孩子”，“孩子”怎么可以做交易？更何况很多藏品与自己已相处半个世纪之多，有深厚的感情。每当写作思路凝滞时，田永昌就会捧起它们摩挲拂拭；每当劳作疲惫倦怠，田永昌也会取出它们轻抚把玩。



■ 田永昌在阳台上品茶

74 岁的田永昌属雅玩者，玩的是酒壶酒具和原装酒的收藏。他热衷在收藏与雅玩中享受、普及中华酒文化，尽显“壶中有真味”的旷达境界。田永昌也热爱文学，平时尽享“谈笑有鸿儒”的畅意生活。每每于赏壶、品酒中，文思如泉涌，键盘作和声。他在酒壶与酒香延绵的时空里收藏历史，在遐想与锲而不舍的收藏中，陶醉于其乐融融的退休生活。



■ 在海军服役时期的田永昌

田永昌：情醉赏壶中

文图
张林凤

能也源于学而不厌吧。

田永昌还是个“家庭煮夫”。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回国，总会邀上三五好友，专门来家品尝爸爸的厨艺。田永昌则可以连续一周做出不同类型的美味佳肴，同学们在他家过足了“舌尖”上的瘾。

退休后的田永昌还爱旅行和摄影。他周游世界几十个国家，将每处拍摄的作品遴选出得意之作，配上诗文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，汇集成《田永昌环球摄影诗》一书，深得好评。

老兵 情萦军旅

尽管转业到地方几十年了，但田永昌情萦部队的初衷一直不改，因为，他与人民军队有着不解之缘。

追溯起来，田永昌成为军旅诗人，是受一位“八路阿姨”启蒙的。1944 年出生于山东青州的他，记事时正是解放战争年代，根据地人民与八路军水乳交融。父亲推着独轮车给八路军送军粮、救伤员；生下他时，母亲非常虚弱，养的鸡自己舍不得吃，却舍得给八路军伤病员补营养，连父亲给母亲煮的几个鸡蛋，母亲都端去给八路军伤病员。一天，他家住进一位姓张的“女八路”，穿军装、挎短枪，英姿飒爽的，他叫她“八路阿姨”。“八路阿姨”逗他玩，还教他背古诗，悟性颇高的他，不久就会背诵十多首古诗。有一次，“八路阿姨”给他照相，从未见过照相机的他，面对镜头害怕得哭了起来。结果照片洗出来，他看到照片上的自己，憧憬着长大也当“八路”，也要做诗，这张照片被他珍藏至今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17 岁田永昌的愿望实现了，他投笔从戎，穿上水兵服到了部队。火热的部队生活特别是亲身参加海战，不仅将其锻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水兵，还让酷爱文学创作的他从中获取大量创作素材，成长为部队知名的“水兵诗人”，他也以出色的表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首“新水兵的荣耀”在《诗刊》上发表，更激发他在文学创作上攀向新的高度。这与他在部队锤炼中，不断努力提升文学艺术内涵是分不开的。

2019 年伊始，田永昌又有两本书稿即将付梓。问他，已有近二十本作品问世，为何还如此孜孜不倦？他说，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写出反映时代进程，受欢迎的作品，所以自己不能懈怠。

老老琐言

“自私”

文/ 剑 箫

很多人写文章，称赞自己的父母怎么“无私”地关怀自己的孩子，然而，我也不时地听到不少人在抱怨自己的父母怎么“自私”。不管是“称赞”还是“抱怨”，我相信都是比较真实的。

老年人的“自私”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其中最让人引起共鸣的是：只盯着自己眼皮底下的丁点事儿，不光对儿女的困难(比如上班、带孩子、做家务等)不闻不问，还经常向儿女提要求，有些甚至是不太合理的要求。

对老年人的这种“自私”该怎

么看？我觉得，老年人到了晚年，为生活半径所限，他们的“世界”变得非常狭小，再加上受病痛和各种不便的影响，其注意力放在以自我为中心上，是可以想象的。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！小辈只能尽可能地牺牲自己去尽孝尽顺——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力还是不可违逆的。

不过，还有一种所谓的老人“自私”，其实根本不是自私，而是老人以前给予小辈的帮助，现在因衰老而不可为了，故被认定为“自私”。

因此，对老人的“自私”，我们要搞清楚再下结论。

晚年 意趣盎然

退休后的田永昌，在家享受着“三点一线”：阳台、藏室、书房。他每天清晨即起，先到阳台上莳弄心爱的花草果树。他说，花草也是有灵性的，你善待它，它就给你回报。田永昌把阳台布置得独树一帜，两张荡悠悠的秋千椅是用来小憩的。座椅和梯子用白桦树木制作，圆桌则利用一个横置的车轱辘做成，三五知己围坐于此，沐浴午后的暖阳品茶聊天，自有诗情溢出。

第二处被田永昌串起的点是藏室。

踏入其间，悠悠然地转上几圈，自觉心旷神怡。对于酒，他重在品。兴致所至，搞一小碟花生米、几块小点心、抿几口小酒，平添几分微醺的雅趣。他说：“品酒品的是心情，玩壶玩的是文化。壶中酒，喝多了让人醉；手上壶，玩多了也醉人呀！”

洋溢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书房，是田永昌每天必去的第三个地方。书橱里，中外名著皆列其中，还有诸如巴金、臧克家、贺敬之、柯灵、赵丽宏等名家的签名本。问他：“这么多的签名本来得及阅读吗？”他真诚地说：“每本签名本我都读过。”而他本人这些年来时有佳作，可

采访手记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在田永昌的藏室里，他取出一瓶清黄透明的酒，倒入小酒盅请我品尝。这是他朋友自家酿造并用沉香浸泡的酒，微辣带点甜爽，香醇透着芬芳。谈笑间，仿佛感受到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豪情；李白“五花马、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洒脱。聊得正酣时，酒盅已见底。我对酒文化的源远流长，有了些许真实感知，更对田永昌为人处世的“冰心玉壶”品性敬佩有加。